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溪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王焜

欽定四庫全書

西溪集卷八

宋 沈遘 撰

上殿薦馮京劄子

臣近蒙恩除知制誥臣不敢輒為辭讓然臣獨有所未安者敢言之臣皇祐元年及第是歲狀元馮京今為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顧京官次乃在臣下者由京避今宰相富弼親嫌不得知制誥為中書屬官也京始與石揚休並命修起居注繼以唐詢范鎮然皆在京後楊休

詢之試為知制誥京皆不得與未乃與鎮並試而除知
待制今詢鎮皆以次補為學士而京運換三州不一遷
且京自以狀元及第而其初命修起居注時富弼尚未
為宰相則京之進用固不由於弼矣以詢鎮臣言之則
非平時用人先後之體以親嫌言之則非聖朝大公平
施之道京材質美中外所稱不應留滯凡此三者臣愚
以謂皆非所宜伏望陛下特出聖斷進京之職得比衆
人以盡公議臣亦因得以安不勝區區取進止

舍人院連署奏乞召張瓊還職狀

臣等伏以張瓊前因命劉沆贈官制詞事遂出補郡追原其意為過本薄故朝廷亦不深譴今下遷于遠粗足塞責而本院供職者少且瓊材質之美有補朝廷不宜留滯於外臣等竊以謂可召瓊還職使在侍從備顧問與論議亦朝廷急材助治之一也臣等不勝拳拳愚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薦胡宗愈呂惠卿劄子

臣伏見光祿寺丞監楚州糧料院胡宗愈權永興軍節
度掌書記監杭州清酒務呂惠卿二人並修身高材好
學不倦其議論文章皆足以過人又皆明習世務可施
有政為朝廷之用伏望陛下特賜采擇毋使留滯以虧
士大夫之望後有不如所舉臣當連坐其罪取進止

薦呂惠卿孫侔常秩狀

臣伏見權永興軍節度掌書記監杭州清酒務呂惠卿
學有操術材劇器博試祗書省校書郎孫侔志行剛烈

特達不羣試將作監主簿常秩經明義修安於窮賤凡此三人皆當今士大夫之高選舉而用之無所不宜而臣之所知亦無以過此伏乞朝廷采擇任使後有不如所舉臣當連坐其罪

上殿薦王回孫侔常秩劄子

臣伏見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試將作監主簿常秩三人並躬修道德畜其術業施於有政無所不宜天下士大夫所共推高以為不及臣

竊謂方今朝廷求人如不足天下賢士大夫略以舉用
如回侔秩固應在衆人之先而不宜在後伏乞陛下特
賜召命寘之臺閣以觀其能他後小有不如所舉臣當
坐欺罔之罪取進止

薦孫侔狀

臣伏見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節行文學名在朝廷今
間居湖州安其賤貧守道愈篤東南學者莫不願得以
為師臣本州為兩浙諸郡首學者甚衆而州學獨無官

欲望朝廷特除倅一職事官管甸本州學使州之學者
有所歸又以風朝廷尊賢養士之意於天下臣不勝所
願

乞舉府界知縣劄子

臣伏見開封府所領十七縣其知縣皆用京朝官獨考
城等七縣用近制奏舉頗為得人餘皆審官院差而不
得人者十常五六王畿之內風化之本四方是則苟令
長非其人則征賦不均獄訟不平百姓受其弊非所以

長風化示四方也臣欲乞今後開封祥符兩縣知縣從朝廷選差外其餘十五縣並令本府與府界提點司推擇能吏連狀舉奏如任內犯人已贓及職事不舉坐以黜免者所舉官並與同罪取進止

乞罷府事劄子第一

臣本府今月七日准勅斷左軍遜院官吏為勘傳永昌公事已施行訖臣躬被聖選攝行尹事而明不能以辨訟威不足以制吏使中都之獄有無辜之訴御史以聞

參質明備聖君仁厚悉從寬貸然此豈特小吏薄責而已其大咎乃在臣也方朝廷總覈名實以革事弊羣臣之政顧臣敢獨苟免以虧大治臣前此已具面奏伏乞即賜褫免以全至公以盡人言臣無任彷徨隕越之至臣見待罪在府未敢入赴朝參未敢便行交割本職公事聽指揮次

第二

臣蒙恩待罪京府今已踰歲臣本無狀自知甚明其初

被命實負聖主特達之遇乃不自量冀竭其愚幸有所
立以謝萬分故自居職以來夙夜惴惴不敢自暇而驚
朽之質果不可彊凡臣之所能既以止矣而臣之所治
未有聞也雖聖主寬大之恩務欲盡臣下之技不急譴
誅即復假臣以日月之効而臣之設施亦不可復加朝
廷士大夫之議亦不肯容臣而且為聖朝之累矣伏望
陛下深計京邑之重不可以曠不治審察臣之不肖終
不可責以有成推擇材吏使以代臣臣或尚得竊食苟

容則丐一閑州猶敢為陛下奉行法令撫養百姓少答
天地之施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三

臣近嘗具奏以臣到府踰年職事無狀乞從罷免守一
閑州而待命二旬未蒙賜可銜惶憂畏不知所措臣聞
君試臣以職而攷其實弗效者黜臣事君以身而盡其
力不能者退此朝廷治否常必由之而不可因循苟簡
者也伏念臣材質淺薄曾不敢望中人而致身侍從已

非所據又誤當推選使治京邑視事已來既一歲矣都城之內姦薄之俗未嘗革也穿窬之盜未嘗絕也囹圄之繫未嘗虛也此三者乃京邑之先務而臣在職不為不久獨無一可紀者其試用弗效亦已明甚然則雖欲不自引劾以退寧不畏人之言哉方陛下奮乾剛厲威斷躬親庶政總覈名實以臨羣臣而京邑四方之則治遠者必自近始可使非其人而付之以輕天下之望乎臣願陛下深察而留意即賜罷免臣不勝幸甚况今在

廷之臣皆一時材能之選莫不過絕於臣舉以代臣無不可者臣如蒙天之幸未就誅棄尚獲備羣臣之後者猶冀得一小州畢其餘力以謝陛下臣不勝悃愞祈俟之至取進止

上兩府賀正二啟

伏以推二氣之元求三統之會斯得天數以為王正維廊廟之尊有神明之相與時協應介福無疆恭以其官以真儒之材對太平之運咸有一德寵綏四方本朝泰

華之基方傳之而不拔羣公股肱之體固共之以無窮
迎蹈靈辰擁全多祉某居藩有守拜慶無階瞻望門牆
傾輸悃愞

伏以合三律之數斯建王正謹首時之和其順天道恭
惟某官文武備業聖賢逢辰輔行福威鎮撫夷夏屬歲
元之端朔釣帝祉於羣靈坐致洽平共熙全盛某居藩
有守拜慶無階瞻望門牆傾輸悃愞

上兩府賀冬二啓

伏以考日於南律元定三統之法占易之復陽生見二氣之心惟廊廟之尊有神明之相與時協應介福無疆恭以其官直道純誠全能茂業獨立本朝之上超高前世之功維天錫羨於國家維帝仰成於公宰坐臨敷旦并括多样永固靈長之基益享中外之望其居藩有守拜慶無階瞻望門牆傾輸悃愞

伏以氣動於泉物源於子陰陽相絢之際律歷更起之端恭惟其官熙正天工翼安國體躬秉勲德上當聖神

會長景之為元與端朝而鈞慶益崇久大茂對明昌某
守郡有羈候門莫及瞻祈之極悃愞實勞

上兩府二書

某蒙恩遷官未敢以謝伏念無狀竊祿待罪不暇聖君
寬假復就增秩內訟愧恐不知所措然私情有所未盡
者輒敢自請於朝伏惟閣下方以盛德至公承輔聖君
若某之所請幸無屈於法無虧於義則或借一言之益
開陳上前使其事親之心有以自安則為某之賜豈薄

也哉維左右留意不勝大幸

伏念某奉遵詔書守在江湖之上瞻望公府邈然斗極之旁再更二州連易三歲日月愈云遠矣門闈益以疎焉欲時以書自通庶將其意念或為禮之清適重厥尤進退不獲其從夙夜莫知所措恭以其官至誠自性盛德在躬惟天降祐之靈惟帝知人之哲登序圭衷運平機衡遂當顧命之憂克寧宗廟之緒功施後世名蓋前人方將紀於太常昭昭而不泯祚及來裔永永以無疆

雖當盡辭詎足為頌某所賦無狀自惟甚明幸東南偏
方安阜無事當朝廷大治典書尚寬故可俛厲其愚未
投効而去維其覆露蓋有初終若爾訟言於何殫悉

謝兩府三啓

杭州上

國恩駢厚私幸充盈顧非其堪若無所措伏念某早繇
曲學親得盛時一登備於儒林遂進陪於法從迄無稱
道宜有訟言尚賴聖明博容賢智協輔終獲全憲直之
守幾不從引効而歸得請為州去國猶昨越在海山之

裔且微治行之間而增秩連仍易地優重奉親處風土之美還家申桑梓之恭寵榮之加皆過其分品題之賜實有所從此蓋伏遇某官分序羣材甄明衆職欲使賢愚各當其任咸在本朝中外並奏厥功共熙大治故俾單疎之質誤當獎育之私敢不周旋百為革固一節但憂力之不逮或累至明若其義之所安無失素教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伏蒙聖恩

云

代言於中莫有云補守藩於外未聞厥

成方待黜幽之文遽推增秩之賞遂巡承命悒悒色羞
伏念某生而甚愚學不能進徒知樸直之自守不知感
激以取名然且抱藥懷鉛出入乎承明之署荷囊持橐
上下乎太微之廷請為一州連制千里在私之分已過
報國之勞無稱重此進遷益為虛受始終循省啟處震
慙此蓋伏遇某官代天之工秉國之正大臣斤斧曲直
莫不適其宜良工甄陶方圓莫不稱其用曾是散窳重
煩品題謹當厲乃百為保其一節庶幾萬分之立終謝

大公之成過此以還不知所措

昨奉勅

云

聖君之賜得徇私求寧政之平遂開公議

靖言其幸若無所容伏念某起家緒餘遭世文治始玷

科選入居朝廷校東觀之書是正何有執太史之筆統

紀未終復誤出於上恩使登陪於法從據非其所顧何

以堪雖僥倖以備官實逡巡而待罪會圖就養因輒陳

誠乃茲為州是克如志此蓋某官權衡萬物甄治百工

智愚莫不盡其方中外無一失其所故今無狀得用自

安謹當祗畏所居庶幾奉承攸命以謝大德以全至公
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并州判府太師相公

伏審某官易節成德撫封太原冊書班聞士論和附恭
以其官自天生德與世會亨厯試朝廷之難式孚華夏
之望越參大政再踐家司有靖亂之功銘於彝鼎有致
平之業格于皇天雖外均乎逸勞實內倚乎藩屏上惟
全晉之舊大河之東總萬兵之符制二敵之患必用元

臣之重以張連帥之威蓋以師長百寮故特尊於端揆
且將節度諸將故專畀於中權富貴歸於故鄉弩矢驅
於縣令人臣之極行路以榮然海隅之民尚有觖望政
事之名實期湏臾豈伊一方獨被大賜某守藩于遠拜
慶無階瞻望欣愉倍百常品

上留守太師侍中

伏念某竊伏東藩藐然萬里之遠仰占台象倬爾三階
之崇禮殊等威執絕中外固不敢以翰墨之屑輒自通

於屏案之前維是瞻望慕用之無窮不知夙夜啟居而
有間豈謂某官詎六公之貴忘相國之尊命記室以占
辭因行人而傳賜龍踰袞贈光照海濱內視其愚實無
以稱於題品尚期有立庶幾不辱於門閑下情無任感
激之至

慰太師相公疏五首

不意凶變竊承奄丁荼毒伏惟攀號躡跼五内分崩何
可勝處孝思奈何因極奈何

日月流速伏承荼毒如昨奄移晦朔伏惟攀慕號絕叩
地叩天何所迨及孝思奈何罔極奈何某在遠無由陳
慰下誠哀愴之至

季春極暄伏惟太師相公孝履支持即日某蒙恩

闕

不審自經荼毒氣力何如伏惟節哀順變以全禮制下
情所望

伏以太師相公大孝之德海內所聞今茲荼毒何可勝
處然聖人之制禮有節文伏望勉抑哀毀以副聖君之

意士民之望某蒙恩有素無由叙慰於前豈任哀怛眷
眷之至

謝人投書

某叩頭辱書及文編辭高義豐讀之茫然雖在荒疚猶
知為貺之過而無足以當甚愧也晉陵固多賢士大夫
某既皆得交之而聞足下之名尤高獨未得闡顏色聽
解義而為鄙陋之恨者蓋非一日矣今乃得所示文甚
厚雖淺薄不能勝識一二然亦有以知足下有自强不

息之志能養其氣至於充實發而為文章無內餒不足以
之患如足下所示者古人何足道也某固不肖無足以
贊左右四方有餘師如足下之言而欲有求於我者過
矣過矣承掘事旁邑春暄無恙來使立取報以歸呼書
吏不至自書不謹勿恠

樞密太尉

伏審奉膺制召入贊樞廷有嚴麾節之驅甫臨畿甸之
近行當謁候實慰瞻言

通判郎中

承被詔除出監州治欽惟才彥久著朝閨顧此迂疎幸
聯官政辱先函幅良著意勤感服之深陳叙非悉

台州通判都官

伏審消辰之良受署以禮茲惟材選允協朝俞方引聽
於善猷且進膺於寵數遠煩示問深著勤私感服之深
陳叙非悉

梓夔路鈴轄六宅太保

承被茂恩進陞使列仍遷兵寄益示寵光遠況歲函載
隆謙美睠私甚厚感服無忘

發運司勲

伏審懋膺詔檢遷總使權寵章所宣朝論惟允恭以其
官性資甚美材具自將襲世緒之高華覽德輝之休茂
更歷中外所居風聲簡在上心薦持使節惟江淮漕計
之重實國家兵食之源必屬能賢故茲東進悵莫陪於
賓慶維加保於道腴欣頌所深叙言非悉

催發錢帛太傅

伏念稔聞喜聲未克良覩惠然高誼被以書辭講好甚
隆為感無斁尚茲問邊願益愛頤區區之心縷縷不已
前蘓州知郡司封

伏審已解郡章趨還帝所維朝廷之彥為士夫之望臨
治方州推聞異等矧大治之世並升雋髦且至公之時
敢有讒說方傾聞於寵數遞傳況於牋函禮意有加感
銘無斁

洪州知府待制
闕

相度茶稅太博
闕

渭州知府侍讀侍郎
闕

新越州簽判屯田
闕

狀元學士
闕

楚州知郡職方

伏念睽違若新節物更異緬慕高槩坐馳鄙心亟閱書
筆之華審聞福履之裕維其拘綴未遂展承願益愛頤

前迎光寵感頌之至叢積于斯

知府密學諫議

伏審就宣皇制增秩諫司伏惟歡慶恭惟某官學造精
微文成法度躬會前朝之盛對揚至德之休便蕃從聯
風采禁路比入陪於樞近方告遠猷遞出殿於藩防蓋
中冲志今茲陞進益示褒優諒無間於湏臾遂上參於
丞弼無緣面慶但此願言

知郡郎中

承已除代遂當還朝辱書過勤為況良厚感藏之至敷

叙寧周

雜還賀正二首

竊以陽歷端朔王春授時發生之初政教之首伏惟某
官躬有盛業進居明廷踐臨正歲之元叢被善祥之澤
屈占理翰過衍吉辭意尚之勤誌懷以重

伏以陽歷端朔元春授時發生之初政教之首方餘陰
之退伏宜吉士之亨嘉垂致儀牋過形善頌載惟感誌

何以誦言

衛州知郡觀察太傅

伏審奉將制命出撫方州消辰之良受署以禮恭以其
官性資純茂器度閑深蚤縣近屬之華遂被副車之選
學而不倦禮以自持簡在上心之明推聞咸晚之美暫
茲居外蓋不遠於京師行且召還固自存於國典謙虛
無間函幅遠臻抱感之叢盡言於此

新還

伏念相見風采無一日之忘瞻言道途有千里之隔莫從展晤徒益傾馳亟闋書筆之華欣承福履之裕矧緊雋望著在本朝行自外臺之煩入躋近列之貴維加愛育以對寵靈感頌并深敷陳因既

新越州知府密學

伏審奉膺中詔移鎮東藩微音來傳輿議胥慶恭以其官天資粹茂德器閑深親逢累洽之期奮先羣雋之路入登冊府蔚爾文章之華超列邇臣赫焉事業之著廣

陵舟車所會久煩老成會稽山水為鄉聊資卧治諒無
淹久即對東求某此蒙恩遷實承舊政顧為幸會豈容
叙言將奉光儀并輸悃愞

西溪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西溪集卷九

宋 沈遘 撰

湖州知郡屯田

比者承詔之藩引舟在道側望封圻之近稔聞治行之高無緣至前以釋所願遽辱書而為況仰執禮之過勤方此索居重期多愛感懷之至談叙奚窮

知郡郎中

伏審已交舊符方待新令遽煩書禮良著意勤感服之

深敷陳固既

通判都官

伏承受代解印趨裝還朝遽煩詔書良謂約禮感銘之至數叙寧周

運使學士

伏審某官拜恩計府抗節行臺詔目敷聞部吏傾望維屬城之無狀晞善庇以有歸竊跂齋舲已臨近甸順履霜嚴之氣保綏神舍之休迎對在前歡愉劇此尚期加

愛畢副所懷

雜謝九首

伏念奉間風期頻更節物緬慕高誼坐馳鄙心忽闌牋
牘之華欣承福履之裕雖其遐阻來多晤言願益愛頤
前迎光寵感頌之至叢積于斯

比者吏介書來牋函斯暨載懷勤厚良用感銘

比者叨冒國恩進陞官等寵靈非稱憂畏弗寧約禮過
勤詔書來況永言高義實在鄙心

蒙被朝恩進陞禁閣假行尹事實治畿封顧非可任之
材安取所期之効黽勉就職僉居不遑靖言其從蓋有
攸賴此蓋某官樂善之誼上存本朝相先之誠周及多
士矧茲最陋之質尤被品題之私方將奏記於前亟奉
置郵之間惠爾辭誨粲焉恩輝雖然勞謙之隆乃重無
狀之負謹當佩服斲永寵華區區所懷縷縷無數

比者蒙被朝恩進陞禁閣假行尹事實治畿封顧非可
任之材安取所期之効黽勉就職僉居不皇維樂善之

誠有相先之誼惠爾辭問粲焉恩私雖然勞謙之光乃
重無狀之負謹當佩服斲承寵華區區所懷縷縷無數
比者蒙被朝恩進陞禁閣假行尹事實治畿封顧非其
才方憂所稱惠然辭問粲爾恩私永當佩藏敢有倫數
伏蒙仁私以其赴郡過府特垂寵訪感服之至不任下
誠

比者奉被朝恩進司帝制竊自惟於非據實陰賴於為
容伏惟某官志在本朝樂得多士慕南山之詠萬壽是

期玩菁莪之歌百朋以錫推援無倦髦彥並升故雖蒙陋之姿亦冒寵靈之幸適將馳謝遽辱騰書禮意并隆感服無數

奉被朝恩進司帝制顧微善狀實玷寵章高誼不遺榮函遠暨禮周意厚感極愧弁

鄆州知府侍讀

伏審自請上前外臨方面消辰署治已日戒行恭惟某官學兼九流材備數器奮先羣雋之路簡在至公之心

入直北門蓋方倚以大用出藩東夏茲由狗於素誠且
汶陽上游天平巨鎮版輿安穩錦衣輝華故里犬雞之
聲密以相接新阡松檟之植甫不越彊并為寵榮豈但
息偃適將馳慶遽辱騰書禮意甚隆感服無數

兗州知府少卿

伏審榮被詔恩進陞卿列居奉常之次允屬能賢總刺
史之權尚留外部於維華望著在本朝行從疾召之歸
遂陟近班之貴方將贊慶遽辱騰書禮意并隆感服無數

環慶部署都使太傅

伏審光被詔恩擢司戍律伏惟慶慰其官忠純有立材
武自將發靡勇爵之榮積著戰多之茂周旋邊障詳核
兵家屬謀帥於六師遂進階於諸將茲惟上選允協朝
愈方引聽於善猷遽辱煩於榮問永懷感服奚暇敷陳

潞州知府學士

伏審榮被詔函進陞史閣仍當方面之寄實督連城之
權寵章所宣朝論惟允方將馳慶遽辱騰書禮意甚隆

感銘無數尚念朋游之濶獨深節物之思願益愛頤以
熙福祉區區之意縷縷莫宣

大兩省知州

比者承詔之藩引舟過府即瞻盛德良慰鄙心

諸州知州以下

職司改
郡為部

比者承詔之藩引舟過郡辱書為勞將意甚勤即奉晤
言并深感素

兩浙轉運學士提刑郎中

比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欽惟刑部之賢實獲庇身之
幸引舟在道觀德有期甫霜氣之戒寒諒道腴之增勝
尚蘄愛輔茲副贍言

越州通判太傅

比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欽惟能賢實共官事辱先函
幅益示勤私前遲晤言并申感素

越州簽判以下

比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吏介書來牋函斯暨禮意良

厚感銘不忘

揚州通判國博

比者將命之藩引舟過府承有按田之役莫遑就見之勤使介書來牋封斯暨愛存甚厚感服無忘

新陝西都運諫議

比者承詔之藩引舟在道方卜中河之遇亟煩一介之書即奉晤言并申感素

常州知郡兵部

比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拏舟在途指日過郡方引觀
於盛德幸聞慰於鄙心亟枉華牋實將高誼愛存良厚
佩服莫勝更遲晤言并申感素

轉蓮兵部學士

昨奉勅云聖君之賜為郡則優使者之賢庇身斯幸
伏念某性匪甚敏學初弗充先生緒餘雖講聞之已久
朝廷法律曾省督之未遑今用治民實茲從事漠然無
措必矣色羞尚賴高明之臨一以寬假為濟永惟鄙託

不能倦談

杭州知府密學侍郎

比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欽惟能賢實在鄰治滄溟之
滸幸被於餘波良匠之旁固宜於縮手辱先函幅益示
勤私感服之深陳叙非悉

諸州知州以下

比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視事有初騰書來暨禮意甚
厚感銘不忘

職司遠迎

伏承使節來次近郊有勤道途自保休勝即前迎謁得
叙悃私

雜還遠迎二首

伏蒙仁私以將次郡城特垂榮翰感服之至不任下誠
比者祇承詔言歸直右省引舟在道辱介示書禮意過
隆感服無斁

丹州新學記

古之學者學道與藝道與藝必出於師而師在庠序故
學者亦必在焉後之學者學利而已利不待師而能也
故學者不在乎庠序而在乎家焉夫先王之所以必用
庠序者士之所以所在也教之所出也後世之所以無用庠
序者士不在也教何有焉蓋三代亡而庠序之法亡矣
漢以來不能及也然其間願治之主當塗之士有志乎
先王之治者甚衆欲近而反遠欲厚而反薄陵夷以至
乎大壞若不可復者豈固不可復與亦失其術而已夫

不究其本而未是圖不知其可也故雖有庠序之制師弟子之禮亦非先王之意矣宋興既百年當慶歷間海內晏靖民趣於治天子休之以謂禮樂可興而三代之治可放而致也於是遂登羣材修法度始詔天下更立學制而增大之延師儒先經藝使學者務進於道變文之弊以近古使學者不獨為利而已當是時天下之士不誠而勸不率而趨惟恐其後雖天下之人亦舉相慶以望教化之行太平之成也而執事者不能稱上意其

所以注措皆甚諱謬始失於太學而天下從以隳於今
十餘年莫復有言治學者甚哉道之難行也孟軻有言
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夫慶歷之詔可謂王
者之舉矣而莫克終使天下之士失所望然聖人之心
豈遂替哉執事者未能及爾此天下之士所以卷卷而
有待者也然則今之郡縣有能治學以待於上者豈非
忠哉丹州直雍之北近邊郡也其俗尚武不知學文常
以武人守之益不以學為事雖慶歷之詔亦不能奉行

今供備庫副使梁侯鑑之來始謀興學州故有孔子廟
因即其旁而為學舍既甚備又為聚書迎師所以教與
養者莫不盡於是丹之民始知有學來者源源已而有
詔使天下貢士於京師初丹當貢三人而州之民既無
有應詔者乃一取於他州及是所貢三人皆州之秀也
於是丹之民益知學之可貴長者悅少者慕來者則愈
衆或謂梁侯教化由上出者也發乎朝廷達乎天下三
代之法起於井田成於庠序茲之謂有本不立而區區

其末非過歟梁侯曰教化固由上出也然吾為刺史不可以不奉詔書詔書不曰勸學乎且吾之道民以學而來者靡然豈我之能歐之也亦民之樂於善耳吾將以樂為善之民以待上之教化豈謂過歟於是士大夫知梁侯為吏之有方而其材果可為朝廷用也梁侯既喜其民之樂於學又懼後之人或慢而不顧使丹之民不得卒為善而遷於惡也將以其事銘之石以示後之人乃來求文於余余既感夫學之廢久而慶歷之詔不克終

又嘉梁侯之用心者遠可以風久四方故為著其本末而不辭嘉祐二年六月庚午記

本治論序

臣聞君明而臣修君作而臣行維君臣克協於一而其志通其道濟故紀綱以輯百度以釐君不得其為君則臣不得其為臣故紀綱以亂百度以圮未有有君而無臣也未有有臣而無治者也君以是罔弗聖臣以是罔弗賢二帝以是為二帝三王以是為三王古之善言治

者不越是矣聖人復起不易是矣國家基業固天地聲
教徹四海祖宗三世功治全矣陛下以上聖之姿端拱
太平恭儉過於前人仁慈聞於天下三十年間臨政而
願治可謂勤且至矣然而紀綱百度尚未臻祖宗之世
者豈治久必變法久必弊與殆羣臣之未盡能而衆職
之未盡舉是非所以副陛下憂勞之意也臣愚不足以
究天下之事識治亂之幾然嘗學舊史竊聞故老凡前
代之成敗祖宗之遺烈亦粗講熟輒以所聞見為論三

十篇篇著一事合而名曰本治皆國家之大體當今之先務而一本以聖人之法或質以前世之迹或槩以祖宗之制謂可施而行而無悖於理者惟陛下留神而試擇焉不勝區區大幸臣謹上

張貫之真贊

公生於齊海岱之靈覽我德輝儀于王庭濯濯其文矯矯其質匪躬之故維直維一朝廷是咨卿士是儀是謂先覺老成之師神之聽之介以壽祉宜爾後人來拜于是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頤謚昭裕

國家興四世百年間宗子之盛蓋以千數其能卓然以名聞者有矣其能履法度以不失其寵者又多焉夫生乎深宮之中非有師保之良詩禮之習而能然固足尚也今考遂國公之始終無所虧者而入好學自彊以數被天子賞異尤可稱者也太常論謚曰昭裕茲無間然矣

贈司空兼侍中晏殊謚元獻

司空初以聖童召見章聖皇帝即以卿器之維先帝知人之哲所以獎勵而育成其材者非他臣敢望而司空亦自以天子為知已所以感奮一心以事上者又非他臣所及故終先帝世未嘗去左右君臣之遇盛以極矣上嗣位以先帝之所屬且東朝之舊遂大任之夫以少年起遠外為兩朝親臣登丞相府為國元老非高材盛德孰克任之嗚呼賢哉有司舉謚法曰主善行德曰元文賢有成曰獻夫以道正身以身正國推賢進能維公

罔私可謂王善行德矣學為世師文為國華進退法度始終一德可謂文賢有成矣謚曰元獻有司之議是請從之

贈某官藍元用謚榮恪

藍元用以世仕自黃門至內侍都知領大鎮廉察歿以一品贈權祿名數咸極罔加考前後所居職多以能稱而鮮敗狀無惡於衆人無羞於朝廷視諸其黨斯亦可尚者也禮今三品則謚元用今一品太常議曰榮恪當

從焉

贈中書令程琳謚文簡

贈中書令程公登以材名聞於時天子不次用之歷中執法司國計尹大衆極朝廷之選既試效卓然遂參丞相事任國之重天下稱其平出為藩屏經營二方以寧蓋以其材為國家用者三十年大事罔不與總位將相為邦之翰固天下之望也歟今有司論謚曰文簡夫制節謹度忠信以接禮勤勞公家一德而不懈程公有焉

考之於法可謂當矣孰能間議哉

三司獄空道場功德疏右語

伏以至仁當天品物咸若尚念中都之廣未殫庶獄之情是用乘肅殺之辰班疎滌之詔宥恩浹被重行蕩空申命有司率循故事命竺乾之衆啓梵唄之場祕密並宣允臻於勝果福祥所報願謝於洪慈稽首真如同歸正覺

功德疏右語

伏以真人御世式應千齡之期大覺牖民允為諸福之地甫屬誕彌之節祇陳梵唄之場秘藏並開勝緣斯在伏願皇帝陛下淵默高拱優游太清錫羨神策之長延洪多子之慶益推慈祉大庇含生

真宗皇帝忌日醮文

伏以荆山之鼎既成空瞻橋塚帝所之游不返孰問鈞天真宗皇帝道本希夷治由清靜默運無為妙坐還太古淳今皇帝聖性自然孝思罔極感詳反於禮典

嚴齊法於道家真宗皇帝伏願登御崆峒從游汗漫錫
羨上靈之福延洪後嗣之休今皇帝伏願覆憲無疆照
臨有赫奠枕岱嵩之固卜年箕翼之長然後肱股忠良
藩屏信厚共贊襄於盛德期協齊於太平

溫成皇后醮文

伏以拔位既收望仙游之逾遠寢園備設屬諱日之繼
臨溫成皇后濟美高門升華宸御內佐六宮之治方此
蒙成上賓七日之游亟其不返今皇帝顧懷懿德追貳

徽稱載嚴時祀之修申戒道家之薦溫成皇后伏願歸
真紫極登籍黃庭擁佑邦家之昌降釐福祿之厚今皇
帝伏願道均覆載功被華夷永臨北極之尊益固南山
之壽凡茲勝利咸與衆均

乾元節罷散道場齋文

伏以玉燭均和甫導正陽之氣電樞紀節屬當誕聖之
期奄暨多方同歸善頌恭惟皇帝陛下躬荷皇策上當
天心持四世之盈紹休於前緒保百年之業孚佑於下

民相公樞密參政左右王家股肱國體率籲周行之衆
宗斬大覺之神皇帝陛下伏願聰謀日躋明哲時敏祚
子孫於無極登壽考之不忘相公樞密參政伏願同寅
協恭奮庸熙載盛業著於當世榮名流於後來然後文
武和於朝旄倪安於野凡在有生之類一歸大順之中

順祖皇帝齋文

王業攸開實尊於祖德禮經有奉載及於諱辰順祖皇
帝積慶自躬發祥於後雖光靈之逾遠顧廟寢之具嚴

今皇帝祗序聖功遹思孝饗既盡誠於蒸祀復薦福於浮圖順祖皇帝伏願妙悟真如超歸正覺推羨昊穹之祉降興家祚之休今皇帝伏願德以日新功與世廣聞本枝於百代登壽考於萬齡然後百工並熙九族咸穆協致太平之烈克成不拔之基

真宗皇帝忌日齋文

伏以威靈在天永惟文考之烈明發追孝允謂聖人之能真宗皇帝德侔古先功濟華夏暢聲明於一代遺膏

澤於四方今皇帝丕承緝熙對越感慕既飭精於明祀
復祈薦於大雄真宗皇帝伏願超脫六塵歸安十地敷
錫惠慈之福保佑靈長之基今皇帝伏願文明日躋武
哲時懋開本枝於百世登壽考於萬年然後臣隣輔丞
戚近藩屏咸協恭而宣力永致國以延洪

太宗皇帝忌日齋文

永世克孝本皇祖之垂謀繼序不忘維孝孫之善述太
宗皇帝躬參造國底定多方實立一王之基遂開萬世

之嗣今皇帝繼承不怠明發有懷申戒上賓之辰追嚴
西竺之薦太宗皇帝伏願登慈悲之室超通惠之門降
佑家邦召來戢穀今皇帝伏願撫國長歛對時太平日
月齊其光華天地均其高厚然後卿宰翼翼本枝詵詵
協躋内外之和率歸仁壽之域

章獻皇太后忌日齋文

坤德載物所以順承於乾王化自家所以儀刑於國章
獻皇太后肅恭明哲徽懿慈祥親承顧命之憂擁佑聖

躬之茂今皇帝欲報罔極不寐有懷遵諱日於禮經薦福因於梵竺章獻皇太后伏願往憑六法超脫五門推惠力之無方保邦基於不拔今皇帝伏願聖問時敏德音日新永綏六氣之和安享萬年之壽然后三事良弼益宣勞而納忠四隣懿親咸講義而敦睦凡在賓載一

陶泰寧

章獻皇太后齋文

內德之盛位正於六宮母儀之尊功施於四海章獻皇

太后天作之合文定厥祥本顧託於先朝能擁全於聖
質今皇帝適追慈教浚發孝思永維諱日之憂對越道
家之福章獻皇太后伏願解真凡路脫屣仙塵上從八
景之游下撫千齡之會今皇帝伏願乾坤合德日月並
明置國泰山之安維宗麟趾之茂然后羣公庶尹安其
位遂及世家黎元百姓樂其生咸知帝力

章穆皇后齋文

伏以聖人致孝之極神明是通浮屠利物之因幽顯攸

賴恭惟章穆皇后起盛德之後居正體之尊徽音不泯
信史咸在今皇帝奉先以禮追遠必誠博謀衆福之門
獨嚮三乘之果章穆皇后伏願圓成正覺歸悟真如推
妙靡於諸天保太寧於百代今皇帝伏願陟降帝右輝
光日新授神策於泰元占維熊於吉夢然后親賢協輔
中外宅心休然一世之和貽乎萬祀之永

文懿皇后齋文

伏以太虛無垠雖神明之莫究孝思有感儻肺纏之可

求恭惟文懿皇后積慶自先發祥開後既奉尊於正號
遂登祔於祖宮今皇帝篤霜露之思追日月之遠式嚴
佛事仰薦仙游文懿皇后伏願超不二之門證無上之
果陰持聖緒駿發孫謀今皇帝伏願萬壽無疆百祿是
荷盛德配於堯禹卜年過於夏商然後本枝盤朱卿士
心膂上以撫五辰之正下以遂萬物之和凡在有生咸

歸大順

西溪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西溪集卷十

宋 沈遘 撰

祭漢王文

惟王帝室之長本根是庇宗正之老九族是序貴有九
命高而不危富有萬鍾滿而不溢上所尊禮下之儀表
今茲薨謝疇弗弔悲爵則真王襚則華袞名數之寵存
歿其極鼓吹在行旌旛在列敢陳薄奠以薦衆誠

祭故吳越國王文

惟靈昔嘗有吳越之地而能推惠於其民故享天之報
子孫蕃衍昌大以施於無窮而幽宮在茲民實嚴之故
今因民之心祇薦薄禮

祭贈太師孫公文

惟公行義之修著於鄉而鄉人不忘慶善之積發於後
而世遂大故神靈之宅莫敢弗恭而觴修之陳實因衆
望

中書祭皇后舅某將軍文

惟靈忠純有立材勇自將德門之慶戚里之光登于王
朝靡我武爵富貴是期功名是樂雖得其位未充厥材
奄焉永逝恒有餘哀翼柳在塗笳蕭在列千歲之歸一
觸以徹尚饗

中書祭秦國夫人

惟靈孝友肅雖慈祥溫惠襲慶高門歸嬪吉士克生賢
子相我聖明咸有一德垂拱仰成丞相在朝夫人在第
壽考康寧五福充備天子嘉之封君大邦褕翟象服為

龍為光天乎難諱命也有極奄忽以終無恨于色吾君
嗟悼徹樂廢朝禮加一等官師是昭日吉辰良旗旄西
指肅奠以辭靈其鑒此尚饗

祭蜀國太夫人

惟靈柔明之德形於閨門慶善之祥大于丞相丞相文
武入輔出征再執魁柄作時阿衡大邦為封萬鍾為養
匪也直今來者難尚常命丞相撫封大原師長百辟端
揆之尊朝廷是榮搢紳是慕丞相請祠夫人之故安車

駟馬即寧三川丞相純孝風于九塵五福既充百齡何
促奄忽其歸因有不足天子致賛恩加禮豐寵靈光渥
畢于泉宮某守藩在南望弔弗及寄奠叙詞哀盈恨集

尚饗

代人祭吳春卿文

維公剛健渾粹淵泉湧清萬人之傑一旦之英峻焉特
立弗與衆并竭來東州初以文試進士賢良再冠多士
金玉其聲虹霓其氣進登臺閣入侍軒墀鴻鵠之質濯

濯之儀彼羣在庭疇敢與夷紫微右垣金鑾北戶代帝之言督帝之慮嘉謨遠猷日專于下上屬公賢將付機衡尹以太衆永觀厥成初不告勞敏如神明民有譽言朝有正論維公之才唯上之信乃參台司以幹大運平津之學賈生之忠宋璟之直楊綰之公奮于廟堂蹇蹇匪躬長風大川孤航莫濟重陰積氣皎日為蔽公當是時乞身以退出作屏翰四方于宣入陪講藝邇英之筵乃曉稚宦宮鏘是專帝方難材民胥願治胡為舊人而

不憇遺天子震嗟士夫出涕嗚呼天之於物固自有偏
曷於善人尤不與年而彼姦傲鮮弗永焉嗚呼前公後
卿富貴烜赫存莫有聞歿奚足惜從昔以來未始有息
孰如公喪天下弔悲況於友朋義均戚私望哭陳奠庶
來臨之

祭唐侍制文

惟靈有直清之德立于本朝而身致顯榮有慶善之祥
施于後嗣而代益昌茂固搢紳之所高行而鄉閭之所

尊慕也某既為里人通世契復幸守土得申所懷方時
清明陳奠菲薄尚饗

洛苑使英州刺史裴公墓誌銘

至和元年秋七月乙亥洛苑使英州刺史裴公卒于晉
州後三年當嘉祐二年其子士禹為西京留守推官始
謀以冬十月辛酉葬公於河南府之永安縣歸恩鄉乃
使人以公之世次閥閱始終之狀來請銘予為之論次
曰裴氏出河東聞喜唐丞相文獻公輝卿公九代祖也

其後或徙于蒲之萬泉至公之皇祖贈右神武軍將軍
延復來居京師遂為開封人皇祖三子伯麗澤右補闕
仲濬內客省使季麗正尚書金部員外郎贈刑部尚書
公之皇考也補闕以文學客省以武功尚書以政事皆
為祖宗名臣於是開封之裴獨盛於世公諱德輿字載
之皇妣曰河南縣太君宋氏公少以仲父任賜同學究
出身再遷太常寺奉禮郎監和州酒大理評事監越州
稅光祿寺丞大理寺詳斷官遂為其寺丞通判河中府

河中公故里也親戚故人多在公既至悉召戒以國法不可犯為吏者不得以私貸已而皇妣之族弟以事至府公辨其曲賓於理自是訖公去不復有至府者遷太子中舍知梁山軍殿中丞通判永興軍有盜十七人殺人於市以逸公以謀獲之請其帥宜盡戮以徇帥難之公曰白日殺人長安市中此非常盜也不盡戮無以威衆帥勉從之既而有以言於朝者詔遣御史覆視帥懼且讓公其後獄自白而詔不問帥乃伏徙知商州州有

官治其徒皆四方流人常繫之以役公曰是亦人也豈不可以善待之而使之遷耶悉施其繫卒無一人敢冒法遷國子博士虞部員外郎入權開封府推官出知潁州民有少孤而畜於舅氏者舅死隨其妻適某氏其妻入死乃告某氏曰昔我孤舅氏夫婦育我甚恩今又不幸願得其喪以歸合葬於舅某氏不與乃間使人盜其骨去某氏怒執以告法當坐死公呼某氏前曰若知彼盜若妻墓何也曰是嘗欲求吾妻之喪將以合葬於其

舅爾公曰是故可嘉者也笞而遣之擢提點梓州路刑
獄進金部知陝府徙耀州不行同州饑以選知同州民
流者復業召對賜三品服提點京東路刑獄所部有廣
濟渠歲使民濬之而其被調者獨二州既久不堪其困
公奏易以漕兵歲省民力數十萬至今賴之進司勲知
鳳翔府是時元昊反而兵久不解闕中調發百出府所
賦十倍他州公諭民以國事與期而寬之衆樂皆先期
以辦連詔褒異擢夔州路轉運使遷主客郎中大臣薦

公有文武材拜西上閭門使益州路兵馬鈴轄歲滿益
帥賴公自輔乃上言願留公即詔加昭州刺史復留二
歲還遷四方館使知貝州徙冀州未幾貝州亂公聞即
發兵既至賊已拒守猶奪其西關城所全者甚衆冀去
貝百里初聞其亂民大擾或勸公為備公不為動閭里
帖息貝部鎮有惡民乘醉辱鎮吏出不遜語吏顧無所
屬則來告公立斬之自是無敢譁者貝久不下有素害
公者言公前為貝斷妖獄不能絕其類使有今日亂詔

以屬御史事雖辯由黜為池州團練副使起拜染院使
信州兵馬都監進洛苑使徙宣州又徙開封府太康縣
朝議直前枉且復用遂加英州刺史晉州兵馬鈴轄又
徙知涇州未行以疾不起年六十七公為人剛廉篤實
而自信不為苟合其居家如在官毅然不可犯遇事無
大小皆為度使可持久為吏長於治民前後更七州至
今稱思之其自岐徙夔州人遮道以泣及自蜀還岐父
老復相率出迎是時天久旱公至而大雨岐人益以德

既去而送者如初去時其自具從冀民挽持之終日而
騎不得前冀吏或排其衆擊之曰汝乃奪我公吏卒或
傷其守怒使械數人衆乃稍去天性勤於公家其謫信
州愈自勵纖悉必躬或謂公少居此且遷優游而已何
自勞也公曰凡謫者固將以苦之也且吾職當爾尤喜
薦士蓋所薦者數百其至公卿為時聞人者多矣平生
讀書善老莊之說故其被黜流者累年雖家人不見其
有異也夫人宣城縣君史氏繼夫人安平縣君李氏二

子士龍太廟齋郎早亡次士禹也二女適瀘州軍事推
官楊諤溫州軍事判官趙頡二孫陟隨陟試將作監主
簿予少已聞公之名得識公者又十年知公為深嘗嘆
公之材方進而斥既起而不能盡其用以卒為後世之
悲故為之銘而不讓銘曰裴出河東其顯歲干耀卿之
後七世再遷遷于京師厥家既大及公之身其美益濟
公初從政奮然敢為四十年間實稱吏師其剛莫摧其
勇莫遏斥去無言我完我節君子之學重乎有施公治

七州于今歌之位雖弗充公則亡恨琢石以銘來世之信

尚書職方郎中致仕劉公墓誌銘并序

皇祐五年冬十二月尚書職方郎中劉公始致仕既素愛吳中山水之佳遂築室以居而置其家事一不問獨月與吳士大夫之賢者縱游酣飲往來虎丘洞庭之間從其游者亦皆樂之而不知倦如是者十年年八十一乃卒吳士大夫更相弔以謂世之以老歸者雖多而類

不能知自放之樂使知之又頗以戾病而不可彊則如公者乃無幾人是可賢也余家吳中興公家有舊當公之歸余方位於朝不得從其游今公將葬諸孤來乞銘故余樂為之論次而不辭公諱其字禹昌袁州臨江人也少孤知自立學問舉進士天禧三年及第為福州懷安尉杭州仁和主簿徐奭胡則等數人薦其材擢為大理寺丞知越州蕭山縣遷殿中丞知蘓州長洲縣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黃汴河催促綱運賜五品服都

官員外郎通判杭州職方員外郎知興元軍屯田郎中
知溫州都官職方郎中知廣德軍凡九居官皆以治行
聞公知於吏事蓋天資也凡遇事無險易煩簡必窮其
根柢盡其是非然後傳之法令闢鍵牢密吏不能闖而
為姦故所居無不治其守官雖權貴有氣力不能奪長
洲多過客或求發民以輓船一人不與郡至為移書亦
不聽杭州守多達官自任不循以度公一皆執正守初
不能平後事有失而被按舉乃始愧謝所至必為民興

利除惡蕭山鑿鄭河數十里以便轉輸興元治山道以
省棧閣葺三堰以灌漢中田皆息民大費而著以為後
世利溫州俗事妖神壞化亂法公捕誅其首惡而餘一
不問民更得自新故公所居能懷其民而其去也必見
思古所謂循吏者不過此矣其為人樂易簡直無内外
之異不汲汲於進取使黃汴河故事歲得奏計名見前
此者多自陳其勞以受賞公未嘗一言及私元昊反時
詔近臣舉可以任邊事者翰林學士蘓紳以公應詔公

遽自請不就人或勸之公曰士能自用以所能則官無
曠矣兵非吾事也豈可苟利一身而使公家有廢哉蓋
公之自任者如此然用是難進而所施止於一州豈不
惜哉夫人高陽縣君紀氏賢明而材公之歸老能優游
而不以家為憂者夫人是助先公一年卒二子敷前秀
州軍事推官孜前處州麗水縣令四女長適尚書屯田
郎中徐執中次適衛尉寺丞陳維孫次適雄州軍事推
官王諶早卒次尚幼余聞劉氏世著姓而臨江諸劉歷

五代獨不顯自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諱某始仕於朝
主三司磨勘善其官而世以其官名之公又與其弟尚
書主客郎中立之繼有能名主客之子敞放又皆高材
敞今翰林侍讀學士重於朝廷凡三世為天下聞人盛
矣然則劉氏未嘗不顯於世獨不遭其時耳豈謂無其
人哉公之葬實以嘉祐六年某月某申子在某州某縣
某鄉之原夫人祔焉銘曰虎丘蒼蒼洞庭峩峩昔公來
游賓從歛歌洞庭廖廖虎丘翳翳今公來葬行路悲涕

松柏在山有菟其城千秋安此亦維平生

宿州司戶叅軍吳君墓誌銘

皇祐五年七月某甲子宿州司戶叅軍吳君卒後二年
某月某甲子葬於東海朐山之陰君諱君庸字伯起世
為東海著姓大父宿大理評事致仕以德行名州里善
教諸子有法曰元賓元卿繼以進士上第曰元瑜以能
力佐父治家君其子也母曰游夫人少端敏工辭章為
吳氏之秀始冠策慶歷六年進士為青州臨淄主簿丁

繼母譚夫人憂免既除調宿州司戶參軍初至衆頗少
之已而大舉其職僚吏乃更推憲刺史薦之於朝州事
無大小皆以濟部使者聞而又薦之未踰年而薦者已
數人然知其材者愈多而其役愈加矣君素羸至是被
疾久之又以使者符走山陽遂革不可治年二十八無
子嗚呼可為悲矣君孝謹為州里所稱王妣福昌縣君
某氏之歿獨以不見君為恨侍譚夫人疾晝夜不解帶
服喪已病歲餘瘞能起其為人溫恭修潔尤善朋友尚

信義故聞其喪而嗟恫出涕者多矣予與君皆婚陸氏
知君之深先葬其弟君哀奉其親之命來乞銘銘曰有
莞乎文以成厥名有勤乎官乃殞厥身命不吾傷而傷
其志壽不吾知而知其仁銘之無窮以慰其親

陶叔獻墓誌銘

廬江陶叔獻字元之其先自晉大司馬侃以來世為廬
江大族自其父方左侍禁杭州巡檢卒官始家於杭是
時君始冠矣家甚貧奉母夫人孫氏以孝稱好學明經

能文吳越學者多從之皇祐元年春三月登進士第四
月乙酉病卒於京師年三十六君俶儻有大節仁於宗
族信於朋友善議論通古今所至公卿大夫皆為之禮
且謂其必用於時而不可量者也豈謂其亟已者也嗚
呼其命矣初君之卒諸朋友賓客既相與欷嘆殯君於
國東門外其妻唐氏則攜其二男一女歸江陵外家孫
夫人老無所歸遂養於其外孫戴顯甫呂壽終顯甫者
秀州人舉進士有名今年被選為亳州永城尉遂載君

之喪歸以十二月壬午與君之考妣序葬於月輪山之東原嘉祐八年也唐氏先已亡三子者不知其所矣嗚呼益可悲夫君所為文章皆散亡獨所撰西漢文類行於世予與君皆皇祐進士昔哭其死今見其葬非予孰為銘者銘曰嗚呼元之世皆有死奚甚可悲獨子之身生死百罹沒而冥冥一歸于已使其昭昭子恨多矣吳山之陽大江洪洪高崗茂林是惟新宮親安於前子從於後得其歸哉妻子何有

建寧軍節度推官丁君墓誌銘并序

建寧軍節度推官丁君者蘓州人也皇祐元年春三月先帝臨第進士于廷余與丁君俱在籍中始相識既出而丁君日來過余不知倦余去佐金陵丁君亦去為杭州餘杭主簿余入位于朝丁君再調為開封府中牟主簿用今樞密副使胡公薦得建寧軍節度推官自丁君之去餘杭至於建寧遺余書者月不絕在中年每以其職事詣府必三四過余而後去故余與之益熟而丁君實

通敏習時事善與人交而人多稱之丁君亦勇自奮欲
進顯於時而榮其親不幸而已於此其父某老矣其四
子二女皆幼未立哀哉其命耶夫士之有負其材而不能
合於時而又得大臣稱藉如其志矣使進而不已亦何求而不得耶然卒已於此嗚呼世之皇皇汲汲不知
命者聞之亦可以少覺矣哉丁君者名伯初字慎之年
四十六母某氏妻周氏以嘉祐七年八月十四日卒於
建州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湖州某縣某鄉銘曰生也不

能充其欲死而遺其親之憂獨得吾銘尚慰爾幽

長壽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長壽縣太君魏氏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羽之女也母曰南陽郡太君程氏魏氏世新安人太尉公當太宗時為三司使十八年有功於國為一時名臣其族既大而顯愛其女為擇所歸而得張公公少孤奉其母安吉縣太君章氏居京師有姊為楊文公夫人號南陽郡太君夫人既歸張氏事安吉南陽鈞用婦禮孝愛恭

惠未嘗有憐文公賢之常曰魏氏有女張氏有婦張公以材能進仕於朝出入任事夙夜在公不顧其家家事一出於夫人而張氏故大家也夫人內治其室以法度外接親黨以恩意内外莫不服而歸之張公中廢下遷流落者十餘年夫人處之如平時故張公益自信不以為戚張公平生廉不治生業及以孝歸居于吳而資養或不足夫人薄衣約食不以其不足累於張公蓋夫人學浮屠通其書之說故其於窮達之際能泊然安於命

而不以外物動其心此士君子有所不及而夫人能之
賢矣初夫人與張公恩義甚篤公既卒夫人感慕哭泣
遂被疾不可治積五年年七十三治平元年五月甲子
卒於杭州七月甲申歸祔于張公之墓張公諱汚其葬
有翰林侍讀學士劉君之銘可考也夫人三子諷國子
博士說尚書都官員外郎誨杭州觀察推官五女長嫁
國子博士刁維次隨州節度推官章中正次嫁進士陳
玘次嫁駕部員外郎邊球次嫁太常寺太祝胡湘再嫁

屯田郎中石元之孫男十四人長元忠楊州廣陵主簿
次元方試將作監主簿女十二人長嫁進士沈遼次嫁
湖州司戶參軍蘓液曾孫三人夫人兄瓘尚書吏部侍
郎弟琰光祿卿大夫初封長安壽昌及今長壽凡三邑
也始余佐金陵為張公屬官而與三子游其後又為婚
姻通家及是則少子為余州從事迎夫人居官長子通
判湖州未行次子通判越州時以公事來省其親三子
皆純孝諸婦循睦孫曾滿前閨門熙熙足以為夫人樂

然夫人已老而疾痼遂不起嗚呼吾所知夫人之賢可謂信而銘之以傳於後無愧矣銘曰顯顯魏氏於國有功我之宗兮晏晏張公善人之師我所歸兮孝睦慈惠秉心淵塞攸好德兮維諷說誨克紹厥美宜其子兮壽有餘齡養有餘祿終多福兮穹隆之陽從公斯宅視雙石兮

方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方氏東陽人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允之女母曰

南陽縣太君施氏夫人年二十一歸于郡人陳君輿生五男曰磐曰舜臣曰寶臣曰礪曰確三女適張氏曹氏王氏年七十嘉祐元年十二月某甲子寢疾以明年八月某甲子葬於金華縣先塋之次確余同年進士也以書來曰確不孝不得究母之養恨即死念無以盡其心幸得銘母之懿以藏諸幽使後世有聞確之望也敢以請余昔嘗聞東陽人道夫人之賢者曰夫人少孝有屯田君之喪南陽悲甚夫人始十餘歲能開勉南陽以理

退則銜哀不能食宗族稱以為異既歸陳氏舅姑賢之任以家事上下咸得其心無間言皇姑常曰我家大非我婦莫能輯也皇姑歿專內治祭祀以時賓客以禮凡婦人之事大小固不躬羣婦循服天性仁儉所以自養者甚薄而内外之孤收字嫁娶無一失所者甚愛諸子而寶臣確嘗遊學京師者五年夫人未嘗命以歸或以為言夫人曰吾子能自求於學吾志也確登甲科為滁台二州從事欲迎夫人以行夫人不可曰願而心無以

吾為憂也陳君以德行名州里夫人有助諸子修整舜
臣寶臣皆為進士確尤有名達於為政又夫人之教東
陽人道夫人之賢如此是可以銘而傳信於後者也夫
人歿時陳君為太常寺奉禮郎致仕舜臣寶臣先卒確
為台州判官銘曰陳在東陽世惟大家肅肅內治風于
邇遐其治自何夫人是力孝睦慈儉婦功母德其歸之
良其子之榮既豐而裕既壽而寧宅之維深石也不朽
銘以善辭永詔爾後

尚書都官員外郎江君墓碣文

衢州開化縣之江村原有墓者故尚書都官員外郎江君之所葬也江氏世為縣著姓君諱某字執中性剛而行高又負其材未嘗少屈於人與人交必稱其善而責其不善故賢者莫不願得與君交而不賢者莫不自畏君又不肯有所匿以謂非盡心於人之義用是小人多不快往往造為毀言君亦不為之易也使君能少加裕於衆則盡善矣古之人不足道也雖然君之慷慨烈直

古之人何足道哉君始以進士連為建洪兩州觀察推
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所至名聲出
人上慶歷中西方用兵而北邊多警近臣有薦其材者
擢通判信安軍病不行知益州溫江縣遂監州之交子
務是時文丞相帥蜀而成都太府其官屬與四方之賓
客號為多士而皆莫敢望江君丞相加禮焉代還通判
台州四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君有兄不肖以妾為正
室兄死益無賴亂家事太夫人命斥還其家不伏反訴

君於部使者使者庸人又素惡君不為辨而聞於朝追
君對獄信州予時佐建康軍而君過焉予往見君曰君
不能受汙而必求直耶君笑曰是寧能汙我顧不可使
吾親對獄耳而治獄者又無狀不能辨君即自誣為辭
詔奪一官廢君既歸告人曰我不遇於斯時也久矣
獨以吾親在尚欲以仕為榮耳今乃得休吾身以養吾
親焉自是日閑門不與俗人通而以讀書教子弟為事
間則游山水賦詩飲酒一不以外物動其心後二年年

五十六乃卒嗚呼為國家者常思材之難得幸得之未能用而小人又乘勢并力以敗之彼小人者可一日而使居位耶古之人所以有發憤而自棄於山林無悔者不足恠也君卒後九年予為會稽君之子崧一日來曰先人之葬章望之表民實為銘其世次卒葬月日終始既具然知先人者莫如公今墓有碣未有刻也願公有以刻之則先人為不朽而崧死且不恨矣予既常嘆君之材不用於時以廢死又悲小人之在位者實繁而為

國家之害未已庶幾有得吾言而創父之然則吾之言
其可已耶嘉祐七年四月十五日



西溪集卷十